

《红楼梦》中人名符号的隐喻修辞认知

李 昕

(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, 福建 福州 350007)

【摘要】本文以岳麓书社2004年出版的《红楼梦》为版本依据。人名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,并非完全是任意的、自由的,而是受文化制约。人名符号是个人介入社会的一种修辞代码。《红楼梦》中上层人士的名字,是某种文化含义的象征符号;下层人士的名字,是其主人本质特征的能指符号;还另有些符号性人物的名字,具有符号性隐喻象征含义。由此延伸出对隐喻修辞认知进行基础的探讨。

【关键词】红楼梦; 人名符号; 隐喻; 修辞认知

一、人名符号,多维性的所指

所谓符号,简言之,即以—种东西表示另—种东西。人名符号,只指人物的姓名,区别于身份符号(身份符号包括称谓、称呼、姓名,也包括具有身份指称功能的字母,如卡夫卡小说《城堡》中的K,以及数字,如007)。索绪尔把符号看作是能指(signifier)和所指(signified)的结合。所指的多维性,只能借助—维性的能指。语言的线性特征,为非线性表达设置了障碍,却不能排除非线性接受的可能。人名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关系,并非完全是任意的、自由的,而是受文化制约,我们总把符号和广泛的文化主题相联系,由此产生特定的意义。在这个过程中,人名成为代表某种文化含义的象征符号。

二、上层人士人名符号的隐喻内涵

《红楼梦》中的人名多具非确定性的所指特征,如贾宝玉的所指特征就包括三层:(1)顽石;(2)通灵玉;(3)神瑛侍者。所谓“顽石”,并非是普通拙劣的石头,而是青埂峰下自行修炼,通灵性的石头;“通灵玉”,顾名思义是通灵性,有神感的玉;“神瑛侍者”,非凡人,乃为神,又号为“瑛”,美玉也。总之,贾宝玉给我们最鲜明的印象是“玉”。

玉,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阴性的物品,充满柔情,所以“玉”在中国往往用于女性人名,可在《红楼梦》中,作者却把“玉”赋予了一个男人——贾宝玉。人如其名,《红楼梦》中的贾宝玉出场的情节,总是充满柔情,怜香惜玉,洋溢着阴柔美。

宝玉姓“贾”,按照谐音“假宝玉”,这块被视作宝贝的玉,竟是假玉。这恰是增添宝玉生活虚幻性的一个重要符号:太虚幻境是虚幻的,大观园作为太虚幻境在人间的对应物,又何尝不是虚幻的。但常是“假作真时真亦假,无为有处有还无”,文中还有个甄宝玉与贾宝玉相对应,与之形成亦真亦假、真假浑—的非实指性指称。

宝玉是叛逆的,他拒绝“留意于孔孟之间,委身于经济之道”,而是生活在一个封闭的女儿国中,留意于女儿们,留意于诗词歌赋。

宝玉的第一红颜知己——黛玉,“西方有石名黛,可代画眉之墨”,其名的阴柔美是十分明显的:许慎《说文解字》有“□,从黑,朕声,画眉也。”黛玉,

飘逸脱俗,才情甚高,有着“娇袭—身之病”的病态美,是个“泪光点点”的泪美人。她与宝玉的爱情至真至纯,可终也只是他的情人!

可惜她嫁的不是宝玉,如是他人得宝钗为妻,怎舍得遁入空门。“行为豁达,随分从事”,是个合乎封建道德标准的妻子。过于端方的淑女,总是让人感觉有缺陷,“纵然是齐眉举案,到底意难平”。

到这,我们不能不感慨与期待,出现一位兼有黛玉之娇与宝钗之贤的“兼美”奇女子。文中有位女子乳名“兼美”,秦可卿,“她生得婀娜纤巧,行事又温柔和平,乃重孙媳中第一个得意之人”。在太虚幻境,秦可卿是宝玉的妻子,“其鲜艳妩媚大似宝钗;婀娜风流,又如黛玉。”可谓圆了兼美之梦。

男人是不会嫌红粉知己多的。湘云,“英豪阔大宽宏量”,豪爽女儿,好相与的脂粉英雄。正如其名,她总如—片云,来(贾府)也匆匆去也匆匆,不牵牵绊绊,无须宝玉多费心。

“槛外人”妙玉,“气质美如兰,才华馥比仙”,“天生成孤僻人皆罕”,脱俗如天外飞仙,似神秘梦中佳人。

“红颜”是美女的代名词。宝玉,是传统文人的代表,叛逆多情有才华;宝玉的生活,是传统文人的理想生活,出生于“昌明隆盛之邦,诗礼簪缨之族,花柳繁华地,温柔富贵乡”;宝玉身边的女人们,体现了传统文人对完美女人的期待:有情人如黛玉,得贤妻如宝钗,识知己如湘云,逢佳人如妙玉,最美满的是遇上兼有黛玉之娇,宝钗之贤的兼美女子。

至此,宝玉、黛玉、宝钗、湘云、妙玉、秦可卿诸人名均被符号化,成为个人介入社会的修辞代码。“宝玉”,这个人名符号的所指是传统文人,为许多女孩喜欢,也多情地喜欢许多女孩。当然,会有个最爱的女孩,体现他的专情。黛玉、宝钗分别成为理想情人、妻子的符号,湘云、妙玉分别成为理想知己、神秘佳人的符号,可卿是完美女人的符号。

三、仆人人名——主人的从属符号

前一部分分析的都是《红楼梦》中封建社会的上层人士,现在把目光转移到仆—人身上。仆—人名字固然他本人的名字,但意义并不在其本身,而是与其主人有着密切的关系,是为了衬托主人,为突出主人的人格而命

名,更像是主人的符号,给主人安上倒更适合。如:

1、紫鹃、雪雁与黛玉

(1) 紫鹃

紫鹃原名鹦哥,因属主的变动,由贾母到黛玉,而由鹦哥变紫鹃,随事更名,根据所指的变动而转换能指,转变个人介入社会的修辞代码。紫鹃谐音子鹃。在中国文化心理结构中,子鹃这个艺术符号规约性积淀了特定内涵,一是因愁怨而啼,且啼出血,隐喻象征着黛玉的病弱。《华阳国志》:“望帝禅位于开明,帝升西山隐焉。时适二月,子鹃鸟鸣,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。”二是思归,隐喻象征着黛玉欲归苏州。《本草·释名》:“其鸣若曰:‘不如归去’。”

子鹃这个信息载体,载有愁怨、思归、啼血泪的规约性内涵,那么这是不是紫鹃本身的内涵?不是,而是她主人黛玉的内涵。“紫鹃”是黛玉的隐喻符号,载有黛玉结局的隐喻信息,是黛玉本质特征的能指符号。

(2) 雪雁

黛玉自苏州带来两个人,“一个是十岁的小丫头,亦是自幼随身的,名唤雪雁”。“雪雁”,雪中之雁,前人创造的艺术意境最有名的就是“雪泥鸿爪”。雪泥上的鸿爪印记,是软印记,暂时印记,随时光的冲洗而磨灭。雪雁并不具备这个隐喻特征,而她是黛玉的丫鬟,黛玉则能适当地对位认同,“雪泥鸿爪”是黛玉的。

黛玉与雁的关系格外密切,首先反映在她的诗词酒令上。《问菊》有“鸿归蛰病可相思”,《菊梦》有“睡去依依随雁断”。雁的处境艰险,具有孤单、哀鸣、乡愁等特征。“雪雁”这个符号所载的历代文化信息,雪雁其人不堪其任,负载不了,而黛玉则能负载。

2、莺儿与宝钗

莺儿,姓黄,名金莺。唐金昌绪《春怨》:“打起黄莺儿,莫叫枝上啼,啼时惊妾梦,不得到辽西”完全配合说明宝钗、宝玉婚后的分离。第35回写宝玉求莺儿打络子:“你还不知道我们姑娘有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

处呢,模样儿还在次。”实是让宝玉去慢慢体会那“几样世人都没有的好处”。又如:“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。”此处的真正题眼是“打个络子把玉络上”。

联系到后来宝钗出围成大礼,莺儿随嫁贾家,可以说“玉”终于被“络”住了,“主子奴才”一块儿被有“福”的“玉”“消受”了!结合第8回的回目“比通灵金莺微露意”,实际上莺儿的每一次“露”都是根据宝钗的需要,在宝钗暗示下的“露”,实乃宝钗之露。

类似,为突出主人人格而命名的仆人名,在文中还有很多,如贾宝玉的焙茗、锄药、引泉、扫花、挑云、伴鹤,贾敬的乌进孝,王夫人的余信等,仆人名都是主人某一本质的特征的符号。

另外,《红楼梦》中,还有一类符号性人物,他们的名字,有的只是简单的谐音符号:甄士隐(真事隐去)、贾雨村(假语村言)、甄应莲(真应怜)、詹光(沾光)、卜世人(不是人)等。有的则有复杂的象征隐喻性:警幻仙子,作者戏剧化的代言人,借幻说法、借幻示警的符号性象征;茫茫大士、渺渺真人喻指超凡脱俗、为人指点迷津的人物;空空道人喻指《石头记》的假想读者等。

四、隐喻修辞认知的生成基础

隐喻的本质是概念的,不是语言的,人的概念系统是以隐喻的方式被组织和定义的。《红楼梦》中人名符号的隐喻修辞认知,是受中国传统文化规约的。长期积淀的中国传统文化,是人名的隐喻修辞认知产生的基础。而社会文化积淀,创造了人类语言的深层模式,及其所体现的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,它以符号系统为核心,形成一种文化关联域,规约各种具体的文化形式。艺术符号往往是多值多义的,但符号都是出现于特定文本和一定社会文化中的,一些约定俗成的意义载体,也是社会化认同的通用代码,决定了符号的含义。共同的社会文化心理积淀,使符号形式进入修辞话语后,仍然是使用该语言的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理解的符码。

【参考文献】

- [1]金启琮.《红楼梦》人名研究[J].红楼梦学刊,1980(1).
- [2]宋常立.《红楼梦》符号学分析小引[J].红楼梦学刊,1999(2).
- [3]谭学纯.身份符号:修辞元素及其文本建构功能——《李双双小传》叙述结构和修辞策略[J].文艺研究,2008(5).
- [4]曹雪芹,高鹗.红楼梦[M].长沙:岳麓书社,2004.
- [5]谭学纯,朱玲.广义修辞学[M].合肥: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1.
- [6]胡文彬.红楼梦人物谈——胡文彬论红楼梦[M].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2005.

(上接77页)

- [8]丰华瞻.中西诗歌比较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7.
- [9]朱光潜诗论[M].北京:三联书店,1984.
- [10]北京人学比较文学研究所.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(1919-1949)[C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1989.